



清儒學案

世華



口 12
3276
58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58

清儒學案卷一百十九

天津徐世昌

昭和十五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鐵橋學案

鐵橋博聞強記校讐輯錄孳孳不倦校定諸經文字治淡
長之學審文定聲成書斐然由博反約之效也述鐵橋學
案

嚴先生可均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嘉慶庚申舉人精於考據之學
弱冠卽出游足跡半中國歷受陽湖孫氏星衍及同邑姚氏文
田校書之聘道光二年赴官建德縣教諭後以老病辭職歸著
書不輟先生與姚氏文田同治說文撰說文長編區爲七類將
撰次爲疏義書未成乃先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爲

校議三十篇專正徐鉉之失書中多采姚氏說卽題二人同譌又取長編中聲類鐘鼎古籀文秦篆類別出爲書聲類字母相從與姚氏聲類同例惟姚氏書始一終亥依本書原第先生則以聲分類專明古音又作聲類出入表以示古音通轉所採古篆籀皆用手拓本不足則博采金石學諸家書自上古迄秦下及三體石經名曰說文翼又與丁溶同治唐石經爲校文十卷謂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據注疏釋文及唐以前所徵引者爲之證嘉慶中敕開全唐文館館臣屬先生搜集唐碑爲王昶金石萃編所未載者遂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得三千四百九十五家蒐羅殘賸覆檢羣書字句小異同無不校訂手自寫定不假旁助唐以前文咸萃於此又校輯經子羣書數十種合所譌述爲四錄堂類集其詩文集曰鐵橋漫藁

參史傳

湖州府志
鐵橋漫藁

說文聲類序目

古無韻學易詩騷賦鏗鏘諧適節奏天成不限韻無非韻也典午播遷而音變至陸法言作切韻而音尤變後乃奉爲科律罔有違言而三代古音十厘一二存矣吳氏械鄭氏庠陳氏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孔氏廣森先後挺生古音漸顯論其所轅大率後來者居上然猶尙不備且非定論也可均以爲漢儒去古未遠而說文幸存說文諧聲財六之一實逾大半竊據其成業譌說文聲類二篇以聲爲經以形爲緯爲檢字者之不易輒借廣韻二百六部建立標題分爲十六類合爲八類又大合爲四類眾類聯比各循其次上下關通陰陽混一順逆互轉首尾循環其合也一統無外其分也毫釐有辨同類相授各有

建首母子相生母別爲紐子又生子系綴母後廣其變通之路
審厥出入之由夫而後羣經有韻之文皆可讀古人假借之法
無不包矣

之類第一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
入聲職德合爲一類

支類第二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
入聲麥錫合爲一類

脂類第三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霽
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怪夬隊廢入聲質術柳
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合爲一類

歌類第四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
箇過禡合爲一類

魚類第五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
御暮入聲鐸陌昔合爲一類

侯類第六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遇入聲
屋燭合爲一類

幽類第七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幽尤蕭上聲黝有篠巧皓
去聲幼宥嘯入聲沃合爲一類

宵類第八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去聲笑效
號入聲覺藥合爲一類

蒸類第九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證
合爲一類

耕類第十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
靜勁徑合爲一類

眞類第十一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眞諄臻文欣魂痕先上
聲軫準吻隱混很銑去聲震稕問欣恩恨
合爲一類

元類第十二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元桓寒刪山仙上聲阮
旱緩潛產獮去聲願翰換諫澗霰線合爲
一類

陽類第十三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去
聲漾宕映合爲一類

東類第十四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去
聲送用絳合爲一類

侵類第十五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侵覃咸銜凡冬上聲寢
感范去聲沁勘陷梵宋合爲一類

談類第十六

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談鹽添嚴上聲敢琰忝
儼檻去聲闕豔柁釅鑑入聲合盍葉怗狎
業乏合爲一類

後敘曰武進張氏惠言先余治古音嘉慶辛酉余將撰說文聲

類與議通轉之例曰媼從昱聲讀若奧奧從弄聲昱在眞類弄在元類媼與在幽類而得聲何也張氏曰其從七之轉乎余曰然及焮余有浙西之役舟車旅館中始勑稟其明年南踰嶺而稟再易焉余又思鄭君注禮曰聲相近故也又曰聲之轉也相近則有界限轉則無界限而謂必從某類轉與某類通或未盡然且漢儒論音無所謂通何但言轉不言通之尤當也則刪改爲三易稟本未繕寫而張氏卒於京師余既痛失此良友又以張氏勤學好著書未竟其業而余書通轉之例實由張氏一語發之存余書所以存張氏也遂彫板行之其三易稟本嗣出亦並行也

說文翼序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而文字興焉由倉頡史

皇沮誦以迄夏殷文字殊體莫可殫究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懿厲以降政衰教廢宣王太史籀乃作大篆十五篇是爲籀文因以前此者爲古文古籀並行數百年至春秋之季文字大壞故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無如列國各阻風教言語異音偏旁俗作積習因仍人私己是雖欲正名奚其正及秦并天下李斯乃奏同之使下杜人程邈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乃隸書踵行人趨省便漢革秦命變用草書隸似篆去其繁重如秦權秦斤秦量是漢器銘之似篆非篆者皆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禮首微尾之體而隸又變草似篆亦似隸體勢迅疾不求工整如古器銘之聯綿糾結者是說文漢興有草書卽藝文志蕭何草律是也其實先秦有此體漢初行用始定名爲草書耳草書者藁書也阮錄有乙亥鼎其文卽薛帖之晉姜鼎是古籀有草書之證東京章草則草隸也張芝等乃變而又變者隸草皆出於古籀後乃譌以

傳譌迷失本根能明倉頡讀者僅矣通人揚雄采爰禮等說順續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十三章凡百二章六千一百廿字羣書正字尙未備也汝南許君乃集眾家大成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卅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網羅故籍窮究萬原淘汰褒詞折衷古訓其先秦以來疑文惑體稍乖六書之誼者皆覈實之改定之發除之甄豐等體不復采異倉史再生日月長耀孔子未竟之志至此苗髮無餘憾洵文字之宗聖之亞者也後此若呂忱字林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凡十餘家皆席許君成業蒐討附益亦足資考鏡而其學不逮勞其流而昧其原徒煩亂耳有唐而下略窺說文僅一李善其李陽冰顏傳經唐元度徐鉉徐鍇張有戴侗李文仲等非武斷卽固陋眇能步許君樊衛者國朝崇尙經術鴻儒碩

彥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戶蓄許書晦冥千年廓然昭朗求其淹貫故訓僅或一二人餘皆怙遷轆固狃於成說未能觀其會通雖各有所得難可謂之通才也夫說文者經典之總龜也孔子寫六經河間得先秦古書皆古文經師不盡識故屬讀不同誤釋亦不少諸儒漸次是正其緒論具見于說文而非觀其會通不得也何者說文皆本字經典多假借且以隸寫古籀而古籀相沿又多疑文惑體軼出說文外十常二三淺儒昧于形聲未極古籀之變泥守本字失其假借以此治經扞格牴牾在所不免然此軼出說文外十常二三者以形聲求之說文無不有非遺漏也卽所假借亦不離本字遠也唯不知形聲故不知假借也夫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厥誼明了形聲者據形爲誼依聲爲讀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隨勢移易正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 金石
五
反向背唯變所適或聲兼誼或但取其聲或省或不省或取同類爲形或取聲近爲聲往往一字而十數異體說文僅收其一
一可包十數也假借者或取形近或取聲近或取偏旁半字望文改讀聲隨誼轉說文列字十數十數可貫于一也故會而通之然後能治經然後能極古籀之變而見說文之所異者精所賅者廣也然而古籀廢絕二千年于茲又孰從而極其變也說文所載重文後人或有增加真僞參半郭忠恕汗簡六篇所輯皆漢魏六朝唐人手筆點畫失真詮釋寡當夏竦四聲切韻尤譌謬于二書中求所謂夏商遺迹未有也有亦未審信也說文言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知許君記字參稽金刻爲多自宋以來三代法物日出而不窮其文字裔皇淳茂倜儻離奇說文不盡有以形聲求之都可識

也古時字少以假借通之不勝用也今集泉刀布幣鐘鼎槃匱戈戟等銘皆手拓本有不足則取諸攷古圖博古圖嘯亭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法帖阮氏積古齋編錄及壇山石鼓等石刻而以秦篆終焉不收漢篆唯魏三體石經之古文或原出竹簡亦附采入輒依說文部居始一終亥以類相從有條不紊援據出處信而有徵省說其文詳解其字抉索幽眇剖析疑似以函蓋萬有開豁眾蔽語許君所未盡語通經典所不易通庶幾羽翼說文俾後之君子知形聲假借之方焉自春徂冬而橐初竟畢漏失誤儻所難辭許君可作將許我乎

唐石經校文序

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中沾沾自喜逮弱冠後與通人游獲見宋板十行等本始知今

本不足多既又思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獨存此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志欲通校一再過購得衰冊本有補字可疑屢校屢輟業乾隆乙卯春入都往來諸藏書家所見益廣其明年嘉慶改元知葉編修紹樞得舊拓本散片又明年二月假榻葉所取今本與石經對校凡八閱月十二經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校皆再過乃益審知今本遼宋板本宋板本遜石經而石經又非善之善者人爲之亦時爲之也夫唐代四部之富莫如開元經學之盛莫如貞觀假使石經立于貞觀或開元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及元行沖之徒據晉宋古本刊正積非歸于至當必視大和有加矣然欲方駕熹平亦斷斷不能後更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散亡文

宗搜訪遺書稀少古本鄭覃唐元度卽篤于經學下陸孔一等所據不過隋唐行本非能軼晉宋而返之古劉向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以爲蕪累皆不窺之唐末無名儒皆窺皆不窺等閒耳而石經不滿人意亦因此可知余故謂非善之善者人爲之亦時爲之也然而後唐雕板實依石經句度鈔寫歷宋元明轉刻轉誤而石經幸存以之復古則不足以正今誤則有餘世閒無古本石經卽古本矣奈何八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誤信史臣有蕪累之譏棄置之勢或過問者閒有一二好古之士亦與冢碣寺碑同類而竝道之康熙初顧氏炎武始略校焉觀其所作九經誤字金石文字記刺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據王堯惠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善讀書者猶尙如此況其他乎夫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治經不及見古本而并荒石經匪直荒

之又交口誣之詎經之幸乎余校石經欲爲今本正其誤爲鄭
覃唐元度釋其非爲顧氏等祛其惑凡石經之與今本互異者
磨改者旁增者錄出三千二百廿六條理而董之據注疏釋文
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而石臺孝經附其後
焉分爲十卷題曰唐石經校文刻板嶺南後乎余而治經者當
有取乎此

鐵橋漫稿

孝經鄭注考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
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語非無因然猶
未考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
爲不相類宜也陸疑爲不相類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

服並非五刑也何以知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
之凌亂卽未必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耳法服何以不相
類鄭先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
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知者今之孔傳所言五服五章實卽馬
融書注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足以明之馬融
兼衣與旗爲四章加祭器而五章三辰在旗亦在衣宗彝在祭
器不在衣故數三辰不數宗彝馬融又逆數黼黻粉米藻火大
夫不得服黼黻士不得服粉米今攷孝經注天子諸侯服用馬
融說不數宗彝亦用馬融說大夫士服鄭意以馬融說未安故
順經爲次鄭意又以天子至士服皆至于黼黻今注黼黻上有
闕文此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說異日
注禮注書是後定之說陸澄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

爲不相類宜也竊見鄭學積漸而成由淺而漸深由疏而漸密注三禮成而學乃大成三禮唯禮記至賾故鄭注禮記用力尤勤參互推求以定畫一小有不類便出之爲虞夏爲夏殷爲魯爲晉霸制與周制區分爲五故無不類然而初定之說猶橫積於胸中改之不盡也卽如禮器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汎言耳于虞制何涉縱欲以服章況譬在周言周可矣而注云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卽初定之說孝經注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其餘逐漸更移如注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注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袞用天玄卽是象天不必日月星辰魯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

然者欲自實其三辰在衣之說又避周制郊天大裘而冕也鄭以意彌縫其閒大概如斯復因明堂位有殷火周龍章周禮司常有日月爲常左氏桓二年傳有火龍黼黻故注周禮司服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說逾揆密故注儀禮覲禮云天子有降龍有升龍又云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於是乎侯伯不服龍袞士不廁五服之班矣復因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爲士服龍袞顯證故特以從王服一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虞書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難之而鄭學之徒堅持不絀皆後定之說也嚮使注孝經在注禮注書後

必不仍用初定之說何者孔子爲曾子語孝道舜大孝武王周公亦達孝在周言周當服周之法服不必服舜之法服而注孝經不然者彼時去事馬融未久故承用其說兼下己意也然而鄭不追改何也鄭注禮以意彌縫其閒而欲然者亦復不少卽如節服氏衮冕爲從王服何以侯伯子男大夫不得從王服何以士從王服不得廁五服之班欲消釋之仍難消釋若斯之類內不自安故孝經注雖不類義得兩通不復追改學然後知不足後說未必皆是前說未必皆非鄭意如此固非陸澄之所能考也陸澄又謂立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自序全篇亡孝經正義引其略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據知注易在臨卒之年自序注易時作稍牽晚年

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概不登載未可據爲孝經非鄭注之證也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載鄭自序逃難下有注禮二字無至字餘與正義引同余考鄭氏著書三十餘年論天文七政注乾象厯緯侯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通三統厯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觀祕書緯術之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黨事逮捕故逃難孝經序言僕避難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而注孝經是也

樂史以黃巾寇青部當之非

聞禁錮之令歸而杜門注禮檀弓正義引鄭志答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緯皆謂之說是注禮在禁錮時也其魯禮禘祫義三禮目錄注尙書大傳答臨頌周禮難駁五經異義皆注禮時作注春秋左氏傳未成亦在禁錮時知者本傳列箴膏肓

發墨守起廢疾在黨禁解之前六藝論亦禁錮時作知者論孝經云立又爲之注論春秋亦云立又爲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故公羊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荀子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在六經自七十子後紹明聖學振揚儒風者無逾孟子荀子而孟子配食于孔子廟堂荀子有性惡一篇爲宋儒所詢病前明黜其從祀此非萬世之公議也臣謹按漢儒劉向爲孫卿書錄屢數諸子云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又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孫卿之書其陳王

道甚易行又按先臣謝墉爲荀子序云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義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採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

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

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又按先臣錢大昕爲荀子跋云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

爲之證也臣竊惟劉向漢世通人謝墉錢大昕乾嘉間善讀書者其敘錄與跋足祛宋儒積疑荀子自是孟子後第一人又按荀子非但傳禮傳樂也又傳詩傳春秋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弟子見劉向孫卿書錄亦見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傳是魯詩荀子所傳也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見陸德明經典敘錄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是爲公羊春秋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所傳也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申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張蒼張蒼傳賈誼是左氏春秋荀子所傳也劉向孫卿書錄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今觀非相大略二篇是善爲易古籍闕亡其受授不得盡知也孔子之道在六

經自尙書外皆由荀子得傳臣學淺位卑不合上議敬具草置之篋中謂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

附錄

先生撰著闕富於散佚古書校訂搜輯又數十種自謂四十餘年來所譔輯再等身大率皆千數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蒐拾叢殘而聯比之整齊之定爲四錄堂類集寫目寄徐星

伯茲錄於左

鐵橋漫稿

京氏易八卷

王保訓輯可均校補

敘錄傳述論證三篇列

易占下四角要占六

易妖占易飛候五

別對災異易說五星占風

災異後序易集林易逆刺律術入叢

附魯詩儀禮古今文異

見存不錄

韓詩二十一卷

齊詩漢人詩說

孫星衍與

同說一卷

可均

三禮圖三卷

孫星衍與

鄭氏注孝經一卷

可均輯

郭璞爾雅圖贊一卷

可均輯

已刻

鐵橋

切注音十卷可均 唐石經校文十卷可均 說文長編七十

卷可均 地理類六卷凡四十七册亦名類考 天文算術類二卷說

文引羣書類六卷草木鳥獸蟲魚類十卷 說文聲類二卷可均

十九卷鐘鼎古籀文篆類十五卷 說文異十五卷可均 說文校議三十卷

種已刻 勸先作提綱遂為校議三十篇半年而竣姚氏文田之說亦

在其中而疏義至今未成 段氏說文訂訂一卷可均 毛氏四書改錯

改四卷可均 以上經類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可均 周

處風土記一卷可均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可均 沈充吳興

山墟名一卷可均 山謙之吳興記一卷可均 沈懷遠南越志

二卷可均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一卷可均 史類七種九卷 孔

子集語十七卷孫星衍與可均同 王孫子一卷可均 陸

賈新語二卷可均 桓譚新論三卷可均 魏文帝典論一卷可均

杜恕體論一卷可均 陸景典語一卷可均 袁準

正論一卷可均 正書一卷可均 鬻子一卷可均 鍾會等注老子一

卷可均 老子唐本考異一卷可均 據易州碑本傳奕抱

朴子內篇校勘記一卷同 抱朴子內篇佚文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 苻子一卷可均 蘇子一卷可均 商子五卷可均

慎子一卷可均 申子一卷可均 崔實正論二卷可均 桓範

世要論一卷可均 劉虞政論一卷可均 闕子一卷可均 仲長

統昌言二卷可均 蔣濟萬機論一卷可均 傅子四卷可均 抱

朴子外篇校勘記一卷同 抱朴子外篇佚文一卷

繼昌與可均同 馬總意林校勘記一卷可均 明初寫本北堂書

鈔五十五卷可均 校卷一至卷二十六又校卷 初學記三十

卷可均 惠松崖筆記三卷九曜齋筆記三卷可均 崔實

四民月令一卷可均輯 黃帝占三卷可均輯 歐陽棐集古錄目十

卷可均輯 古今錢圖三十卷可均輯 錢龍手鑑二卷可均輯 訪碑續

錄一卷可均輯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再續二

卷三續一卷可均輯 新收拓本未編定 鐵橋金石跋四卷可均輯 已

種上子類四十一卷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

卷可均輯 凡一百四冊 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 全秦

三國文七十五卷 全漢文六十三卷 全後漢文一百六卷 全

四卷 全齊文二十六卷 全梁文七十四卷 全宋文六十

八卷 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北齊文十卷 全後周文二

十四卷 全隋文三十六卷 先唐文一卷 韻編全文姓

氏司馬長卿集二卷 校可均編 揚子雲集四卷可均編 蔡中郎集

十四卷錄一卷可均校編 陳思王集十卷可均校編 海珊外集八卷可均編 鐵橋詩彙

十四卷文彙十六卷可均校編 恭校 孫淵如外集五卷可均編 鐵橋漫槁八卷可均輯 已

上集類十種八百三十一卷時文不入錄

右四錄堂類集總目七十三種千二百五十一卷

案目中已刻字皆先生所自注凡一十三種全上古三代

秦漢三國六朝文卷帙最繁重光緒間漢陽王毓藻始爲

刻行所輯漢晉以來諸子及長卿子雲中郎陳王諸集皆

已入此書而爾雅圖贊典語政論世要論諸編又別見諸

家叢書中

鐵橋家學

嚴先生章福

嚴章福字秋樵鐵橋之從弟精小學讀說文有悟著有說文校

議議鐵橋漫槁乃所編錄參湖州府志

鐵橋交游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姚先生文田

別爲秋農學案

張先生惠言

別爲茗柯學案

俞先生正燮

別爲理初學案

許先生瀚

別見貫山學案

徐先生松

別爲星伯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爲養一學案

丁先生溶

丁溶字淇泉號秋水歸安人乾隆己巳舉人官山東萊陽知縣
研求經史與姚秋農尙書爲文字交校唐石經鐵橋先成書先
生爲之序別撰補遺四卷皆精審著有經典考辨通鑑考辨王
村山農詩鈔文鈔

參湖州府志

嚴先生元照

嚴元照字修能號九能歸安人諸生治經史務實學見知於朱
文正阮文達二公絕意進取居石冢村築芳某堂聚書數萬卷
多宋元槧本著爾雅匡名八卷旁羅異文軼訓鉤稽疏證補邢
疏所不逮又有娛親雅言八卷悔菴文鈔詩鈔詞鈔於詞尤工
晚移居德清姪鼎臣字徐卿研小學工辭章著有說文聲律表
蘋洲草堂集

參湖州府志

楊先生鳳苞

楊鳳苞字傳九號秋室歸安人諸生早以詞章名阮文達拔入
詁經精舍編經籍纂詁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
嘗爲南畹逸史跋十三篇補其所未備而訂其誤鐵橋舉同里
樸學以先生與丁小雅姚秋農施非熊並稱推其明史之學而

以書未成先死爲惜爲之編遺詩而序之有秋室詩文集參湖州府志

鐵橋撰楊秋室詩錄序

施先生國祁

施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人諸生家極貧嘗出授經四十後棄舉業隱於市爲人營棉肆顏其室曰吉貝居著書其中尤熟於金源史事積二十年之力書成曰金史詳校又列舉條目爲金源劄記以其餘緒作元遺山集箋金源雜興詩所著書並行於世參湖州府志

張先生鑑

張鑑字春治號秋水烏程人嘉慶甲子副貢官武義縣教諭博學多通阮文達器之佐修鹽法志輯經籍纂詁曾從文達督師寧波剿海寇及賑災皆資贊畫著有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

行於世於經學小學有古文尙書脞說詩本事韓詩考逸左傳規過比辭喪服古注輯存夏小正集說論語考逸孝經證墜簡十五經叢說七緯補輯說文補注六書寤言假借表釋其他雜著凡數十種所刊行者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參湖州府志鐵橋從游

臧先生壽恭

臧壽恭原名耀字眉卿長興人嘉慶丁卯舉人性耿介好學精小學旁通天文句股恬於進取閉戶著書鐵橋少所許可而獨契先生以女妻之著有春秋古誼六卷說文引經考內經義疏南都事略句股六術衍各若干卷又有春秋朔閏表天文證驗參湖州府志

清儒學案卷一百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

天津徐世昌

里堂學案

里堂與阮文達同學經學算學並有獨得百家無所不通
易學三書及孟子正義皆專家之業揚州學者與鄭堂江
氏並稱有二堂之目而精卓過之述里堂學案

焦先生循

焦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曾祖源祖鏡父蔥世
傳易學先生學行誠篤弱冠與阮文達齊名文達督學山東浙
江俱招先生往游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謝艱哀毀如禮一應禮
部試後以生母殷病不復北游殷歿服除遂託足疾不入城市
者十餘年葺其老屋日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讀書著

述其中嘗歎曰家雖貧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隱奧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經史厯算聲音訓詁無所不精幼好易父問小畜密雲二語何以復見於小過先生反復其故不可得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漸能理解著易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章句十二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日旁通二日相錯三日時行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義文周孔之指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後能深知其學莫如趙氏僞疏踳駁未能發明著孟子正義三十卷謂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諸家之說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著六經補疏二十卷禹貢鄭注釋二卷毛詩地理釋四卷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

羣經宮室圖二卷論語通釋一卷書義叢鈔四十卷易餘籥錄二十卷先生於天文算術以梅定九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東原句股割圓記務爲簡要變易舊名著釋弧三卷又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之弗明法無從附著釋輪二卷又以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著釋橢一卷又以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又得秦道古數學大略因著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他著有易話二卷易廣記三卷北湖小志六卷揚州足徵錄二十七卷邦記六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二卷詩話一卷憶書六卷家訓二卷李翁醫記二卷

參阮元撰傳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曰
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
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
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
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
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發
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
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
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其
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彖辭也笑號馬
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

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
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
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
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
矣七十子攷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斤
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昭合乎伏羲文王周公
之旨故孟子不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
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
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
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
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卽就正於
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

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遭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瞶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橐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旣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日旁通二日相錯三日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
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亦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卷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章句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沖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沖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軍以書來招之往浙詢以古三江之說時撫軍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軍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真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掇爲工及其以贗爲真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真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履鍛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

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尙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歸來寒窗無事與弟子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日志於鄭日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繁多今無取焉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成書今春家處取舊槁刪定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

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阪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衛卽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魯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

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薛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
若文王伐阮卽書傳史記之伐邠禰卽泥中公子素卽公子士
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
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
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
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
人之旨辛丑壬寅閒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
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稟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
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

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繁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
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稟易六次
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閒雖他有撰述必兼
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爲山左之游隨諸行篋
車塵馬足中間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
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
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尙新奇毛鄭有非
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
非元恪原書末載齊魯韓毛授受乃鈔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
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
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爲條辨於後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目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

孟子正義自記

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

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
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末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
五也棄蹤招豚折枝蹙頰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
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卽懶姑嘅卽咀嚅爾卽呼
私淑卽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
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
文義多略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卽或不得本文
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
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
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旣
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譌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
不朝文治昌明通儒徧出性道義理之旨旣已闡明六書九數

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
判絃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
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窟奧前所
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
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鯖爲饌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旣
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
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
蔓衍而辭多桔槔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
字順條鬯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
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
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
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

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
字厚庵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
氏蘭字滋九鄒平馬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
氏渭字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錢
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慎修
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
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
尊彝長洲何氏焯字配瞻寶應王氏懋竑字子中臨川李氏紱
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字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
望字紹展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
江氏聲字叔澣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搗仲
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

谷餘姚盧氏文弼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
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
氏塘字岳原嘉善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
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
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
厓溧陽周氏柄中字燭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
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
氏用錫字晉園海鹽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
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
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
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
蔥世傳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

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
琥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
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藁粗畢間有鄙
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周易補疏敘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
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
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茲茲或詡
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
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眾
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
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

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
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
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
族兄凱爲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旣誅業
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卽暢之嗣
玄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
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
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
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儒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傳會
思去僞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
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
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己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

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識也至局促於秉承比應之中顛預於得意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摩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貌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儻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糠粃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籬蕉影閒縱論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彙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

尙書補疏敘

東晉晚出尙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閒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託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

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日而傳則以爲禹之言曰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十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

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皙等之偽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

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詰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

毛詩補疏敘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

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與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此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廟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

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日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

春秋左傳補疏敘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

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婿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節且有以爲懿師節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母邱儉李豐王經則仇

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

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節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節與杜預爲司馬氏節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吳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蝥賊也

禮記補疏敘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

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旣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

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已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稟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考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

論語補疏敘

余幼時讀毛詩訖卽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數十種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旣讀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之最詳最密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鉤金輿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論語弟云民無能名無爲而治孟子則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又云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以孟子釋論語無不了然明白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旣曰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旣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也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三卷略舉通釋之義

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微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漑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又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旣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旣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指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

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四者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雜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絃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相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疊借互徵名目旣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書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法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游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竊比於溉亭之於說文庶幾於劉氏相表裏焉儻

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閒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并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於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毅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爲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嘗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學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尙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爲校注與祕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

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繁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閒與尙之之說差者蓋尙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朒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菴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繁瑣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尙爲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滄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共論及此尙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廣爲傳播俾古學大

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筴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文集

讀書三十二贊

有序

本朝文學之盛一洗元明之陋僕讀諸君子著述心嚮往之意有所契隨贊其末集之良久具三十有二首僅就耳目所及容再續之

曉菴遺書

王寅旭名錫
闡吳江人

天算之學首推王公製器立法貫西於中日法反古退朔技窮

短爲西獨長與中同中術不修使西見功一言以蔽惟天之從日食求邊理密數通唐之一行漢之劉洪

學春秋隨筆

萬充宗名春秋說惠半農名士斯大鄞人奇元和人

甬上跛翁說禮最優余之所慕尤在春秋稱君無道邪說謬悠平情定罪亂賊焉度奉武縱逆納糾忘讎隱閱書薨特筆所修大義明孔權衡踰劉半農惠氏實爲其仇州蒲勝楚功駕孫周三卻孤忠顯潛表幽

音學五書

顧亭林名炎武崑山人

聲音之學當求諸詩季立之後顧氏成之四聲一貫叶何爲哉入聲雖聞亦與平謀祝州提折夫又何疑以今泥古實爲陋才

古文尙書疏證

閻百詩名若璩太原人居山陽

尙書後案

王西社名鳴盛嘉定人

古文尙書集注音疏

江良庭名聲元和人

古文之僞發之自宋潛邱閻氏詳疏博綜毛氏冤詞徒爲市閭光祿後案復賈餘勇處士江公用平眾訟鄭疑亦區孔是亦用二十八篇乃可以誦

厯算全書

梅定九名文鼎宣城人

赤水遺珍

循齋名穀成

本朝厯學推梅與王王核而精梅博而詳千秋絕詣自梅而光循齋穆穆妙悟獨彰謂東來法是有借根古天元一實其濫觴洞淵九容於以不亡

聖門釋非錄

毛大可名奇齡蕭山人

西河謬譌譏者有人我獨好之有功聖門帝王務本孝弟卽仁忠恕一貫明德新民聖道聖學此之謂神遲非鄙士由豈欺臣隱括戾正用雪諸賢

儀禮句讀

張稷若名爾岐濟陽人

儀禮章句

吳中林名廷華仁和人

儀禮正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三
譌金璞園名曰
追嘉定人

儀禮十七讀者苦難明三百年束之不觀蒿菴處士繼絕守殘
考其脫誤二百餘言仁和吳氏審定益單分章斷句頓失其繁
金子正譌賈疏亦完

禹貢錐指 易圖明辨 胡觚明名
渭德清人

畫地開方爲禹貢圖重河遷徙決飲塞瓠鄢流旣絕胙派亦枯
脈絡井井變白爲烏孰克成之其處士胡易圖明辨厥績益懽
眾數流弊大聲疾呼先天方位屬之丹家

周官祿田考 沈冠雲名
形吳江人

官多田寡爲周禮謗果堂考之乃斥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
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郊野之官不名州黨
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加賞

鄉黨圖考 江慎修名
永婺源人

論語一書人無不習叩以典故目瞪氣聶婺源老儒考核獨及
著書餉世人得撫拾抑知江君爲學不厭天文律呂古今地邑
六書七音罔不精洽用之此書眾妙乃集

孟子字義疏證 戴東原名
震休寧人

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
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罔仁義中和此來彼往
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

易例 易漢學 左傳補注 惠定宇名
棟元和人

東吳惠氏四世傳經至於徵士學古益精弼康告退荀虞列庭
例明派別祛蔽開冥學者知古惟君是程春秋左氏以古學名
征南違舛誰破其熒補而注之功在先生

通藝錄

程易疇名瑤田一字易田歙人

首種之稷定爲高粱九穀既辨畧草亦詳磬折中縣鼓從股橫千年之誤疏通證明琴音分度禮服徵喪尙象識器畫井知方實事求是窮極微芒允哉通藝軼漢駕唐

漑堂述古錄

史記釋疑

錢岳原名塘嘉定人

漑堂述古莫如三江毘陵爲北陽羨爲中北會於匯南江迤東班志不易其說宜宗律呂厯算生平所工用此釋史人誰與同大歲大陰左右分宮大陰紀歲故建焉逢

禮箋

金輔之名榜欽人

殿撰金君學長於禮十人取一爲正義卒古司馬法豈穰苴說國服之息農與賈二秦郡漢國窮原及委以初爲常經紀遂戾戊寅歲差麟德攸棄穎達安之說經斯泥

深衣釋例

弁服釋例

任子田名大椿興化人

禮有弁服其制伊何侍御任君考得爲多尋收實冕云弁者譌詳徵博辨若別江河深衣之屬益爲繁瑣領交袷曲襦縮袍垂褶袴兩物一布一羅袴爲裳變故協朝儀

爾雅正義

邵二雲名晉涵餘姚人

爾雅邢疏實多闕略邵君鏗鏗毅然而作考其譌舛補其脫落審定伊平取材茲博劉李孫樊遺文悉獲桑扈竊脂確指其錯列以七證砢然如石

經讀考異

武虛谷名億偃師人

一卷之經互爲句讀或與上連或與下屬學究不知株守其獨古訓沈沒說鑿解曲偃師武君識高學渥辨其析離明其斷續義證兩從兼收並錄小學之功此誠菽粟

文史通義

章石齋名學
誠山陰人

紀事之學莫如章侯述而不造功在咨諏陶鑄羣言點竄塗句辭恐已出不違如愚描摹關鍵學究文儒卓哉班馬翫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趨

六書音均表

說文注

詩經小學

段懋堂名玉
裁金壇人

惟之支脂分而爲三惟十七部用統眾音轄聲於部弗紊弗淫何以證之離騷國風學宗許慎例殊張參音轉義一賴君指南假借之妙獨契於心毛詩訓詁於是可尋

詩聲類

孔異軒名廣
森曲阜人

陽九陰九相對互轉東與冬殊虞與模判求之益精嗣顧江段段無去聲三代兩漢孔無入聲與段相反分例說詩最爲明遠

孟子四考

周耕厓名廣
業海鹽人

邵武士人假名孫奭作孟子疏淺陋謬劣耕厓周君攷校維力出處時地爲亞聖翼逸文異本遐搜幽弋章句章指引事僻匿陳質拜妻繁露可識孔子墨突賓戲匪則

經籍纂詁

十三經校勘記

阮伯元名
元儀徵人

使君按越諭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牖羣經羣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眾本審訂獨精於說經者饋以法程二十一史考異

錢竹汀名大昕
字曉徵嘉定人

詹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爲極遷固修祁地詳沿革祿澈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會歸孰云乙部易於經師

廣雅疏證

王懷祖名念
孫高郵人

經義述聞

伯申名
引之

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沮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

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

說文聲系

姚秋農名文
田歸安人

歸安姚君洞平聲學聲近聲轉兩言而足轉爲異類近仍一族貫而系之如弗貫肉脣吻互異變在鄉曲天籟自發部居豈鞠通人之言使我三復

述學

汪容甫名
中江都人

明經顧穎無書弗讀擷其精華謂之述學周官古書其徵有六職方一篇申告自穆左氏所敘神鬼夢卜福善禍淫史職用告三九之釋形容與曲婦人無主厥辨尤篤

燕樂攷原

凌次仲名廷堪
歙人居海州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二十有八燕樂可究宮商角羽惟徵弗就唐有五弦廢先七角古律何在上凡五六九宮之譌沈氏不覺

虛理難據實譜易蹈學博凌君克明其奧

衡齋祕學

汪孝嬰名
萊歙人

汪君孝嬰天授以敏數學精深獨入於理人所共可君知其否一問兩答以難秦李兩形互易創立新式貫通和較縷析正負探蹟索隱邁越諸子

句股細草

李尙之名
銳元和人

李君尙之深於古術太初以下一一詳述用集大成古無其匹宋金六家衛朴 姚舜輔 李德卿 譚玉 楊級 耶律履殘缺廢脫用道古法積年數出仁卿之書說天元一校而通之祕奧以發惟茲細草僅露其蘖

大戴禮記解詁

王實齋名聘
珍南城人

王君實齋治大戴記孔壁古文德所自取不雜諸家文亦無異

酬校之士異端蠶起坊賈是依類書是采家語所引實乃肅改據以增刪惟經之疾君則詁之一仍於舊

琴旨

王吉途名坦南通州人

黃鐘通韻

都四德文乾氏長白人

黃鐘小素三因四開以三應五獨下一徽定爲宮聲音得所歸吉途之說是造於微陽律管合陰律琴譜以六互一七均不違有正無變順逆是維文乾之說夫其庶幾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卽摩摩卽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磴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已也而擊之彼

亦以爲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戕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磴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裘悖矣一人冬夏俱葛悖矣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裘屬之冬葛屬之夏袷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

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

立梁邱尙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眾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己而歸於法卽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闢之楊子爲我執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卽爲異端孟子恐其不明

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
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
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
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裕也趨時者裘葛裕皆藏之於
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
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
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
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
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
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爲我
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執則爲楊

墨不執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
莫之道攻而摩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
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謹案太史公創儒林列傳推本孔子尊崇六藝班氏踵之所列
之人皆經學也其以文章名家如枚乘東方朔之流皆有專傳
范氏後漢書始目爲文苑後世史書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以視
乎一代文學之盛衰是故正始以後人尙清談迄晉南渡經學
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
漸尙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
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
爲盛是豈休文黜學伯起崇儒亦由其時興廢使然也唐修晉

書彊爲具數而范甯郭璞輩旣別有論列所謂儒林者自劉兆一二人外半不足以稱茲目是其崇尚虛玄滅裂典章史臣業已歎之唐重詩賦經學寥寥至以王紹宗歐陽詢徒工書法者用足儒學之數助匡貲雖曰傳經而三傳已束高閣浚井者第求美水而儒效可觀矣宋史分道學於儒林然蔡元定卽考亭之徒陸九淵倡心性之說宋之儒林不外道學分之實無可分也有明二百七十年拾宋人之餘以大全講章取士歸熙甫試文用鳥獸魚鼈無不咸若房官遂以爲怪閒有不安空陋如楊慎季本者已屬景星慶雲而於漢魏經學猶隔霄壤來知德以反卦說易當時駭爲創獲則一代之經學可知矣我朝列聖天縱多能通天地人之全承伏羲黃帝堯舜禹文之學欽定諸經博采眾說兩舉博學鴻儒一舉經明行修自天文術算律呂音

韻以至詩詞類書無不纂訂以惠天下乾隆閒詔開四庫全書館讎校寫錄分貯中外竊謂國初如黃宗羲顧炎武雖已崇尚實學漸遠空疎而風氣初開道猶未備至是陶鎔伊久迂滯悉銷經學文章遂爲二千年來所莫能埒以揚聖天子稽古文思之德以彰二百年禮樂庠序之化則國史儒林文苑兩傳誠未可以漢唐宋明爲例如台敎所稱關係甚重云云也擬爲七則以備芻蕘

一日徵實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譽辭往往泛許通經僞臚撰述若第據傳聞不採蘊蓄則趙賓之易可淆施孟矣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乾隆四十年以前大都收入四庫全書然其時祇登已故之人縱有毛萇伏勝一息尙存義從屏棄則生康熙三

四十年後者容有未與者矣譬如京房費直之易嚴彭祖顏安樂之春秋皆史記所不書蘭臺之帙不得專守龍門也或按名索其遺書或令各家自呈庶幾山澤之癯無憂滲漏虛聲之士不致濫竽也

二日長編無著述者勿論矣篇籍既存淺深精舛可按而得也周覽之不厭其煩深研之不憚其刻舍學究公家之言摘精神獨得之處一言偉卓不以細遺累卷通明不以繁節使條枚悉櫝宦奧盡融若示諸掌若貫於串一展閱洞見作者苦心譬如縣八銖之鏡神妖莫潛萃五侯之鯖肥瘠並陳矣

三日兼收小黃得隱士之說託於孟氏瑕邱傳穀梁之經明於董生漢書並著之河北守服鄭之學青州奉王杜之教魏書兩存之兼收備錄史氏之法也本朝經學昌明門戶胥化偏論之

則采氣獨呈彙舉之精華大備一古文書也有閻徵君之疏證

卽有毛檢討之冤詞有齊宗伯之序錄又有王光祿之後案陸

清獻譏詆姚江湯文正移書破之而皆不失爲名臣至於吳人

說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說獨申己意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舊說徽士談天師弟吳轍

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文則易堂堯峯一張一弛詩則阮亭秋谷或隱或

見昔范蔚宗鄙專相傳祖之固元行沖恥不言服鄭之非至於

今日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既已次爲長編則亦不容偏廢耳

四日鑒別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譌雜蓋經生非

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重輕如量而授竊謂黃

梨洲宗義毛大可奇齡全謝山祖望詩文富矣而學實冠乎文

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英汪鈍翁琬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

王寅旭錫闡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之推步錄於疇人傳中者尙有可採

顧寧人炎武之音學潘來有類音毛先舒有韻學通旨王交河

蘭生之律呂德清胡彥昇胡滄曉惠定字棟之易胡精於宋

漢萬充宗斯大顧復初棟高之春秋胡臚明渭之禹貢閻百詩

若璩之尙書安邑宋鑒有張稷若爾岐之儀禮仁和吳廷華有

馬馴有儀禮易讀欽人邵二雲晉涵之爾雅高郵賈稭孫亦為

疏證王白田懋竑之服膺朱子襲而己惟懋竑一生用力於

朱子之書考訂精萬季野斯同之論定明史亦六菽也唐書郎

核乃眞考亭功臣方望溪苞齊息園召南周書

學令敬播皆列儒學竊謂精於史舉四人非謂止此四人也江

昌承年陸耳山錫熊之校輯諸書比之孔穎達褚無量等略

慎修戴東原震錢溉亭塘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近時若程

錄揚州任大椿李惇劉台皆於儒林爲近同一校讎也何義門

拱顧九苞等皆爲此學批許甲乙沿劉須溪孫月盧召弓文昭宜置儒林

焯宜屬文苑峯鍾伯敬茅鹿門一派

比之陸德明孫奭同之博物也錢辛楣大昕宜入儒林所博者袁子才

枚宜歸文苑所博者推之馬宛斯驢沈果堂彤陳亦韓祖範應

嗣寅揚謙孔臯軒廣森朱笥河筠金榮齋榜武虛谷億王西莊

鳴盛江艮庭聲任幼植大椿張皋文惠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

選也略舉所知非魏叔子禧尤西堂侗施愚山閏章田古權雯

周櫟園亮工吳梅村偉業陳其年維崧吳園次綺汪蛟門懋麟

馮山公景杭堇浦世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實他若

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說理無甚過人孫有讀易大旨乃晚

亦演姚江之說而已如確能自守蒿萊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

宋之種放明之王艮類爲安顧炎武黃宗義亦不仕乃學抑或立德可依卓行政事

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條而不紊矣

五日詳載班范儒林傳分別師承脈絡井井蓋其時各守一家

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玄法言敘王符仲長統節錄其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直敘自明學問文章非博引無以信後故譬若倉公日者若司馬季主方復詳其診籍備其問答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閑中獨指其駿不有以試其倣儻權奇之跡何以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沖之上新術表劉勰敘文心雕龍顏之推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聶崇義證圭璧釜鑊李覲考訂明堂無不詳徵博引不厭瑣細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徵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朝儒學以考

核通貫爲長竊謂爲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閭若璩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爲式舉長編所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尙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序寧不媲美相如輔翼叔重推斯以索美不勝收旣以標一人之實跡卽以揚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日公論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情牟長之墾田不實

徐邈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爲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謾罵劉炫之俳諧輕侮顏師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書之矣杭氏作閭若璩傳稱其喙長才黜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好爲侮謾之詞全謝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七日附見一傳而眾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郝慮王基任嘏之附鄭康成非謾然矣乃大厯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謝此非以甫附杜以戢附張可比也大抵人士蕃多翦裁任意孰主孰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爲長編旣已豪髮可鑑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爲正傳或片長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而注其姓氏里居如

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爲詳略隨其詳略爲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昵無則連州合郡不妨空缺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循以衰病餘生聞此盛舉又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祿之才一隅之見宜覆瓿甕辱承下問妄獻愚忱云爾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羅願輩又不明古義嘗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黃鳥傳訓搏黍倉庚傳訓鷺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縣蠻小鳥貌倉庚旣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合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鱸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鱸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鱸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

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蝦蟇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竟分鱸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兔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未豆爲食肉器古於未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算術尙稱荅而不稱豆蜂蟻蟄凡从豆者皆俗字以豆訓未恐是漢魏閒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豉爲枝俗說文離字重文隼云一日鶉字按鶉卽鶉省國語有隼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鶉廣雅鶉鶉鶉鶉爲一物山經景山多鶉黑色劉向以隼爲黑祥是隼卽鶉虞氏易離爲隼轉人鳥旗七旂以象鶉火注

云鳥隼爲旗旗象鶉火而用鳥隼則鶉火卽鶉火左傳卜偃引童謠鶉之賁賁而下舉鶉火以證之賁賁與表記引詩同則詩鶉之奔奔當亦是鶉惟有縣鶉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無小字依七經孟子乃爲鶉鶉也說文虫一名蝦虺以注鳴詩爲虺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虫之借與胡爲虺易之虺不同說文芳葦華也今爾雅葦華注者一爲葦一名華按下文以蘆訓葦此不應以華訓葦且葦之名華別無典據以說文例之葦華二字乃芳字之釋說文一來二縫詩正義引作二峯董彥遠除正字啟作一束按下文接云象芒刺之形則此一束二峯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束部束木芒也象形僅从一口束有二八來之人卽束之口也以束而从二口故象芒刺之多峯悟也以其刺人爲悟故云二峯二峯卽二口謂來字爲一束字而有兩峯也或謂二峯爲兩岐

似非是爾雅𪔐𪔐其紹𪔐毛傳云瓜紹也𪔐𪔐也瓜無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爾雅𪔐𪔐者蠋傳云𪔐𪔐蠋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𪔐𪔐字說文所無爾雅說文皆作𪔐說文引禹貢𪔐𪔐此𪔐乃列子湯問篇之𪔐說文亦別有𪔐字按由𪔐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𪔐抽之爲𪔐卽不異𪔐之爲𪔐蓋𪔐與𪔐爲一字𪔐𪔐之𪔐當作𪔐𪔐之作𪔐轉是假借以𪔐𪔐證𪔐條非毛傳義說文鳩訓𪔐𪔐𪔐訓羊𪔐𪔐𪔐非羊𪔐𪔐𪔐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甚

易話

陰陽治亂辨

陰陽非治亂也有陰無陽則消有陽無陰則亢亢與消皆亂也一陰一陽迭用柔剛則治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以治言不以亂言也失道乃亂也聖人治天下欲其長治而不亂故設卦繫辭以垂萬世豈曰治必有亂乎孟子言一治一亂總古今之事迹而爲言非一陰一陽之謂一陰一陽者日月也寒暑也晝夜也時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天道所以長久而不已也聖人則天趨時故陰陽迭用仁義互通以成長治不亂之天下豈曰治必有亂乎聖人處亂則撥亂以反乎治處治則繼善以防乎亂反乎治防乎亂何從而亂乎故謂否極而泰泰極而否者此不知易者也謂治必有亂容容者得而藉口矣謂亂必有治汶汶者得而任運矣大抵氣化皆亂賴人而治治而長治者人續之也治而致亂者人失之

也無推步之術則寒暑亂無測驗之術則日月亂不勤耒耨田疇乃蕪怠於政教人民乃紊說者以陽爲治以陰爲亂則將暑治而寒亂乎日治而月亂乎故否泰皆視乎人不得委之氣化之必然也

道德理義釋

何爲道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也通而四達不窮者爲大道卽爲達道雖通行而致遠則泥者爲小道其偏僻險仄孤危高峻不可通行者非道也何爲德德者得也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者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何謂理理者分也何謂義義者宜也其不可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歸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則爲失道失道非德也

歸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諸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於魯行焉而猶弗宜矣弗宜則爲失道失道非德也故道必察乎其理而德必辨乎其義道而不德其失也愚理而不義其失也賊故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於義者分於義也分於義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惟明乎天下所行之路而如其所宜者趨焉於是各得其所而不亂而天下之命立於聖人故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家訓

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爲經不可以疏爲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卽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必細推注者之本意不啻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余嘗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闡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者爲

異異者爲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趣也箕子明夷王弼注云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解子以斯中解箕明讀箕子爲其茲卽本趙賓荻茲之義而以子爲茲又用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箕子爲紂之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於馬融不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爲注也儒者說經言人人殊學者熟復經之本文引申而比例之高郵王念孫先生解終風且暴而例之以終和且平終寔且貧知終風當解作旣風如是說詩詩無不達之詰而毛公解作終日風眞令人悶悶余嘗以異五之先庚後庚推究蠱彖之先甲後甲而思蠱之五變卽成異甲以始言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无初有終覺從前納甲干支等解徒滋蔓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爲經也要之旣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

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

附錄

先生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

之遂以女字之

子廷琥撰事略

先生嘗舉王西莊尙書後案江艮庭尙書集注音疏兩家異同筆記之謂之王江尙書後得平湖周用錫晉園新刻尙書證義細加紬繹蓋參翼王江兩家時出新義先生謂古文之僞自閻氏百詩惠氏定字證而卻之詳矣而二十八篇之不僞者述而疏通證明此三家實相鼎立因鈔次之更益以當世通儒說尙書之言足與三家相證訂者彙爲一帙題曰書義叢鈔仿衛湜

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先後爲序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

同上

先生嘗語子廷琥曰著書各有體非一例也有全以已見貫串取精前人所已言不復言余撰易學三書及六經補疏是也有全錄人所已言而不參以已見余輯書義叢鈔是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以已意裁成損益於其間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各有所宜亦各有所難

同上

阮雲臺曰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疾藜樽酒假借有據知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又曰昔顧亭林自負古音以爲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未免太過茲云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洵不易斯言矣

阮元撰離菰樓易學序

甘泉姚雨田授徒於縣學崇聖祠闡說太極西銘之理先生往聽之一日偶舉宋儒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先未有人人固有化而生者時坐上之客詰之曰何近世之人不見有化生者姚無以答先生起而對曰張子之言是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必絪縕乃能化故蛇蝎蚤蝨之屬必生於人迹不到之處人目不見之地人迹所到之處人目所見之地其氣已爲人所動不能絪縕矣且物所生之地著則氣易散藏則氣易聚洪荒之世山水木石相混其爲地也大抵多叢雜攢坳而少寬平廣闊其氣易聚故人物由氣化而生後世人物既繁作息飛走既有以動其氣山水之界亦判寬平廣闊又無以藏其氣故但有形化而不見有氣化物有氣化人遂不見有氣化也四座俱以爲善

易餘籥錄

先生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必手錄之或朋友以著作來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所錄者盈二尺許令子廷琥編寫目錄名曰里堂道聽錄

里堂道聽錄序

黃春谷曰今之爲算學者吳縣李尙之銳歛縣汪孝嬰萊吾邑焦里堂循三子者善相資疑相析孝嬰之學主於約在發古人所未發而正其誤其得也精尙之之學主於博在窮諸法之所由立而求其故其得也貫里堂則以精貫之旨推之於平易以爲理本自然取劉氏微注九章算術之意著加減乘除釋凡弧矢之相求正負之相得方員凸凹之異形齊同比例之殊制靡不先列其綱次疏其目俾學者可窮源以知流揣本而齊末其於二子之學蓋相輔而實相成矣

夢陔堂文集

里堂家學

焦先生廷琥

焦廷琥字虎玉里堂子優廩生性醇篤善承家學嘗侍父纂孟子長編後正義成已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爲之錄存里堂又以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旣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爲開方通釋乃命先生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之一一符合著益古演段開方補一卷陽湖孫淵如不信西人地圓之說以楊光先之斥地圓比孟子之距楊墨先生謂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承渾蓋之說皆謂地圓泰州陳氏宣城梅氏悉以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與圓形合爲說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內經有岐伯之言宋有邵子程子

之言其說非西人所自創因博搜古籍著地圖說二卷他著有
尙書伸孔篇一卷春秋三傳經文辨異四卷冕服考四卷讀書
小記二卷蜜梅花館文錄一卷詩錄一卷因柳閣詞鈔二卷參
學傳

尙書伸孔篇自序

孔氏爲古文尙書作傳宋人始疑其僞至閻徵君百詩作古文
尙書疏證則攻之不遺餘力王光祿西莊作尙書後案而馬鄭
之義發明至盡說經者莫不闡馬鄭之言而知孔傳之僞矣乃
孔穎達正義引馬鄭之說每辨駁之此固義疏之體而傳義實
亦有勝於馬鄭者今年讀尙書注疏因舉若干條與門人輩論
之錄得一卷卽名曰尙書伸孔篇或曰孔傳之勝於馬鄭者僅
如此篇之所列乎曰否此略舉以見其概俾攻者惡而知其美

也其古文及孔傳之眞僞閻徵君王光祿言之詳矣不具論
冕服考序

家君撰羣經宮室圖旣成謂廷琬曰三代制度散見於羣經而
宮室之外最宜考覈者莫如冠服學經之士於冠弁衣裳佩韍
履舄之制茫然莫辨則經義不可通矣廷琬以此嘗搜討古冠
服制度未能卒業後得興化任子田侍御深衣釋例弁服釋例
兩書考證詳博足裨後學而冕服闕如欲補葺之未暇也今年
正月與門人輩講論語麻冕章或以冕制問因舉注疏之說授
之一說不能明則博引眾說時大雪嚴寒如殘臘兀坐一室遂
取羣經之言冕服者列而考之先以經文次核諸漢唐注疏注
疏之外旁徵諸杜君卿輩崇義陳用之楊信齋馬貴與諸家之
書其有不能通者爲辨證之首以冕旒終以偏舄秦漢以後冕

服沿革附見於末共成四卷名冕服考徵引或多未備以及鄙見之偏謬者惟閱者正之爵弁以下侍御已言之不復詳也

文錄

易多俗字辨

惠徵君謂易多俗字作周易述以改之然有不可不辨者損彖二簋可用享惠氏從蜀才本作軌且謂諸簋字皆當作軌然說文簋黍稷方器也軌車轍也周禮小史注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讀爲者其音同耳古文簋皆爲軌則鄭氏注公食大夫禮有之他無所見按軌當爲匭枕之訛說文匭枕爲簋之古文或失仁或木與車相訛其義顯然惠氏改簋爲軌而以簋爲俗簋字明見說文何俗之有哉解百果草木皆甲圻惠氏據釋文改圻爲宅且以說文古文宅作宀因云宀與圻相訛其說非

也圻卽墉說文墉裂也詩曰不墉不隳墉非俗字可決按甲爲皮雷雨作則甲皆圻裂其義甚協鄭氏改圻作宅遂不得不改皆作解皆解通用古無明證仍而不改則皆甲宅爲不辭惠氏泥於鄭義而更謂圻圻相訛其說益鑿矣明夷六三拯馬壯艮六二不拯其隨渙初六拯馬壯惠氏從子夏易傳改作拊其說日漢孔憲碑亦以拊爲拯說文作拊徐鉉曰今俗作拯非是拊說文拊上舉也又作澄易曰拊馬壯吉徐鉉以未載拯字故以爲俗然鄭注作拯承也陸績九家作承升也而說文車部輦字云輦車後登也从車丞聲讀若易拊馬之拊則承有登義故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丞作拯字引說文拊上舉作拯上舉則拯拊澄本一字而廣韻亦拯與拊澄同是可證也且虞仲翔傳孟氏易而於不拯其隨拯馬壯吉皆作拯則說文之拊

非孟氏之易漢氏諸儒各有師說故所習之本不無同異若以
拯爲俗則說文引以往遯又引以往吝誰俗誰古乎說文不載
之字如妥螢等豈皆俗字乎據徐鉉之說以拯爲俗所謂以一
廢百也此三者決非俗字而必執一說以改之拘矣於是乎辨

聖人不取陳言辨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
淵仲弓問仁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
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爲曰季所聞
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
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琥謂此言不然聖人自言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前人之言有可徵信取以爲訓卽聖人信
好之徵也若故爲立異必不從同豈聖人之心乎且論語中如

陳力之言則周任有取無恆之戒則南國可徵善人爲邦且曰
誠哉是言行義隱居亦曰吾聞其語聖人之取陳言可以概見
猶曰此皆明標所自也述前人之言而不明標所自者有之乎
曰有之攷求胥泯未嘗明言雄雉之章富異攸分豈必冠以小
雅之什視其所以之三句文王早以之官人已所不欲之二言
管子亦引爲古語說夏殷之禮文獻須徵闕多聞之疑無徵不
信況左氏以爲古志則語豈無稽卽曰季自述所聞亦言非無
自必謂聖人不取陳言則曰與門弟子論文章性道豈絕不用
前人之言獨標新異之說乎大抵閻氏攻擊古文不遺餘力欲
證梅賾之僞遂議盲左之誣以左氏爲誣猶可言也謂孔子不
取前人之言聖人豈如是哉

里堂交游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江先生藩

別爲鄭堂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黃先生承吉

別見白山學案

汪先生萊

別見四香學案

王先生聘珍

別見次仲學案

姚先生文田

別爲秋農學案

李先生銳

別爲四香學案

顧先生鳳毛

顧鳳毛字超宗江蘇興化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試列二等戊申副榜貢生父九苞字文子乾隆辛丑進士通經長於詩禮著述不傳先生受經於祖母任年十一通五經及長與里堂同

學先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溉亭塘撰楚辭韻考又撰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未成而卒年二十七里堂營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又爲作傳

參里堂撰傳 阮元撰焦循傳 江藩撰漢學師承記

鍾先生懷

鍾懷字保岐江蘇甘泉人優貢生與阮文達及里堂相善共爲經學居恆禮法自守交游中稱爲君子嘉慶十年卒年四十五著有菽厓考古錄四卷其漢儒考較陸德明所載增多十餘人

參里堂撰墓志

漢學師承記

菽厓考古錄

五經博士辨證

前漢儒林傳自五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襄按五經博士自應有詩後書儒林傳謂前書魯齊

韓三家皆立博士而武帝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博士職下
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竝無注釋證以申培轅固韓嬰本傳
彼皆文景時人武帝初卽位所復徵於朝者疑立博士應在此
時史記儒林傳謂今上卽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信爲可據班書於今
上卽位易以漢興二字而不著其爲武時則不若史記之明了
矣

前漢儒林傳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
邱易穀梁春秋襄按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
書穀梁春秋博士無施孟大小戴與此傳不合劉歆謂往者博
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
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與帝紀合亦無大小戴而施孟又

似立於孝宣之前者竊謂施孟之立學自應在梁邱前然以本
傳考之皆宣帝時人蓋立於論石渠之先而史失之至甘露三
年乃增以梁邱也大小戴當與施孟同時立學亦以宣帝時人
決之後書儒林傳於兩家外仍有慶氏則此傳所闕

前書儒林傳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襄按元帝紀無立京氏易
事房傳亦不載據後書范升傳亦甫立而卽廢想房以建昭中
得罪棄市故其學不振耳

前漢儒林傳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襄按
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是時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
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由是忤執政大

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南太守此傳中亦具其略
後書賈逵傳上肅宗條奏竝載此事然其議卒不行平帝紀元
始五年徵天下通經古記天文厯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
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
師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廱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
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
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
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二說詳略不同
竝無左氏卽所謂逸禮古經等亦不過徵召以備顧問無立學
官之說又參之後書賈逵條奏原爲左氏立學使平帝時業已
行之何不勸其遵守成憲而遠引劉歆被排之事乎孟堅作贊
時隨意論斷特約舉劉歆王莽兩傳以成文而未加審定然經

學廢興之由已自此紊矣穀梁傳序注竝釋文皆謂平帝時立
左氏亦沿孟堅之誤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襄按此在建
元五年之前獻王於其藩國私立者也

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尙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襄按范書八志卽司馬彪續書之文其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詩
無毛氏李賢注徐防傳引應劭漢官儀與志合此傳作齊魯韓
毛誤

後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尙書令韓歆上
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尙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

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褻按此事詳見范升陳元二傳升傳謂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升奏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又謂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元傳謂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

左氏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其略謂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黷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若以爲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後書儒林傳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襄按此事亦見章帝紀詳載賈逵傳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逵傳建初元年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條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釋文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襄按

鄭興傳以建武九年監征南積弩營坐左轉蓮勺令會以事免遂不復仕卒於家卒時雖不紀何年大約在光武之世其子眾於建武中不應皇太子聘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至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於官蓋光武世絕未與興同朝厯事明帝章帝遂卒安得有和帝時奏上左氏之事且和帝以永元紀元凡十六年至十七年改元爲元興元年卽於是冬崩殂又安得有和帝元興十一年之說陸元朗何忽不知檢也至於左氏未立學官自以儒林傳爲據其謬誤又不必辨矣春秋序疏沿元朗之誤又謂鄭興父子與劉歆奏上敍和帝於章帝之前其謬更甚

李先生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治經精左氏春秋著規

規過一書抑劉仲杜里堂稱其精博參漢學師承記

談先生泰

談泰字階平上元人乾隆丙午舉人官山陽南匯教諭淹通經史專志撰述不爲世俗之學尤精音律算數從錢少詹事曉徵游曉徵贈先生序稱其學深造自得又與焦里堂汪孝嬰相友善里堂著開方通釋先生與之互相證訂嘗引申曉徵從子塘周徑率之說爲周徑說一卷又以梅循齋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注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注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因爲之疏解並同三率互視法詳推爲王制井里算法解一卷附列里數各表使初學易明皆有裨經義他著有禮記源流考二卷先聖生卒年月日辨二卷三十六字母陰陽辨一卷古今音韻識餘

二卷古今樂疑義三卷絲竹考異與人歌譜三卷九宮辨二卷春秋戰國歲次考二卷談氏族考一卷多聞闕疑六卷偶談漫記四卷歲次月建異同辨一卷明算津梁四卷推步彙三卷天元釋例四卷平方立方表六卷北斗考三卷疇人傳三卷桐音

館雜文四卷參續疇人傳史傳

疇人解

史記麻書疇人子弟分散漢書律麻志亦載其語注家說疇字有四韋昭曰疇類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據裴駰集解所引漢書注無律年以下十四字蓋師古徵引未備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麻者也索隱引此作孟康語無俱字樂彥曰疇昔知星人也韋李二說相近如樂二說迥殊顏監以如爲是淳所引律當卽漢律淳魏人去漢未遠故引漢律攷漢書高祖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

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傳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

此

十更爲異制也然則二十三

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

引

者漢初之法景帝又改制矣

作傳與彼注作傳不同紀志兩注皆出如淳所引皆律文何以

不同

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通周禮夏官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鄭

注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通周禮夏官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鄭

傳

莊子天運篇魚傳沐又山木篇隨其曲

各從其父疇

本此下有

傳釋文並云傳本作傳是傳傳互通也

內字疑

學之

注文小異

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癰漢儀

注云

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

騎馳戰陳又云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

未嘗

傳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

史記項羽紀

集解引如淳

注此下更引食貨志日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又索隱引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

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爲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月戌邊總

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

古也斯

說得之

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詳玩律義指

力役之征言如淳借以解疇字凡世世相傳之事皆得謂之疇

不但力役一端

史記龜策傳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

則太卜亦用世

而天官之學尤崇世胄古顓頊命南正重司天

掌故曰疇官

北正黎司地唐虞羲和二氏紹重黎後代序天地周官馮相氏

注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疏謂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又

保章氏注世守天文之變疏謂以其稱氏故云世守王子年拾

遺記曰宋景公史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景公待之若神號

司星氏

漢志有宋司

星子韋三篇

漢置太史公置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

之其子遷嗣自昔掌天官者大抵師承家學卽所謂專門之裔

也再攷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

霍光傳同音義云疇等也霍光傳應劭注同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此條師古未引

見後漢書荀彧傳注蓋臣瓚音義唐代尙存故章懷引之張晏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

也不復減也晏不審何代人所引之律亦當爲漢律玩詔書及

注文則疇爲世世相傳明矣王莽傳元始元年羣臣奏言霍光

有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又云宜

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又云太后下詔以孔光爲太師王

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又云太后下

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

莽讓還益封疇爵邑事又云陳崇奏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

命疇封者三人莽傳數條與宣帝紀所稱可以互證後漢書祭

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昔高祖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

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

券傳於無窮章懷注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

人等章懷此注卽本前書音義是世世相傳爲疇古有明文又

荀彧傳曹操上書表或曰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

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魏志荀彧傳注引或別傳

太祖表曰前所賞錄未副或魏魏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與范史文小異左思魏都賦疏爵普疇

劉注疇其爵邑者呂向注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夫

以疇爲等已見史記宋微子世家書洪範九疇世家作鴻範九等於文義固協

愚則謂疇爲耕治之田說文古者農不去疇呂覽農之子恆爲農

本有世世相傳之義後代封賞臣下亦必有土田故詔疏多用

疇其爵邑卽暗指田疇言古人屬文皆有旨趣故訓詁旁通無

所不合史記秦始皇紀男樂其疇女修其業與家業世世相傳

爲疇之語隱隱相合如淳本漢律確然有據且疇官之稱爲疇

人顯證史記麻書黃帝考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物類之官即所謂疇官也律云各從其父學尤與史文關會師古從之當

矣若夫訓疇爲類古固有之易否卦九家注書洪範孔傳鄭注

皆云疇類也孔疏以疇爲輩類之名禮記樂記注云儋猶輩類說文云儋等輩也玉篇云

儋等也輩也類也此正義所本戰國策淳于髡曰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

也鮑彪注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爲類此本說文而推衍其旨荀子勸學

云草木疇生禽獸羣焉大戴禮作居物各從其類也楊注疇與儋同

類也齊語注楚詞疾世注易否卦疏訓疇爲匹匹猶類也匹字古訓

偶訓配訓令訓二皆與類相近然則疇字可以指物文選嵇康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呂向

注疇匹也此疇字指黃鳥亦可以指人星翁麻生羣分類聚故謂之疇而象

緯推測往往世官而習其業所謂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

率不勞而能者李如二說固並存不廢矣又史記淮陰侯傳其

輩十三人漢書作其疇十三人疇卽輩也齊語人與人相疇是

爲疇人根據而疇儋古通故王逸謂二人爲匹四人爲疇皆與

李注通貫樂彥以疇昔之疇人爲知星之人則近于傳會於文

義爲不類至程大昌謂古字假借疇人卽籌人以算數得名攷

荀子正論至賢疇四海注謂疇與籌同則古字本通而以漢律

疇官證之終不甚合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以爲樂官亦曰疇人

不必定屬治算數正演繁露之非夫樂官稱疇人此語不知何

所本按王粲七釋云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束皙補亡

詩序云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

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據此則習禮習詩習樂皆可謂之疇人

又不專指治麻者也錢竹汀先生曰如氏家業世世相傳之解

最爲精當疇之言傳也西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疇之義本於

農而凡世世相傳之業皆可當疇人之目矣

汪先生光燦

汪光燦字晉蕃號芝泉儀徵人廩膳生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經學深於尙書兼習毛詩禮記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迴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逐

口耳附和如此又工詩駢體文嘉慶丁卯卒年四十有三

傳

參里
堂撰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



